

饱含深情的疼痛和温暖

——刘平勇长篇小说《苍生》读后记

夏文成

艾青曾饱含深情地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也许正是因为心中对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有着特别深沉的爱，昭通作家刘平勇才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颇有特色的高质量文学作品。这些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既是对那片热土的深情礼赞，也体现了作者对挣扎在那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深切关怀和悲悯之情。

刘平勇创作的长篇小说《苍生》，是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是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精品文学创作出版平台暨“文学创业板计划”首批成果之一，2024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苍生》中的20个故事，通过芸芸众生的一颦一笑，探索人性的边界，感受命运的无常，体验生命的真谛，展现社会的变迁。

疼痛与温暖交织，悲悯与期盼融合，是《苍生》的主基调。《苍生》是一部以“营盘村”为地理“坐标”，以时间的递进为“经”，以20个农村底层小人物的故事为“纬”编织而成的长篇小说。书中的20篇短篇小说，既相对独立，又形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有机整体。小说通过讲述近百年来营盘村各色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为读者呈现了一部相对完整而又曲折的农村百年变迁史。其整体构思和谋篇布局可谓别出心裁，独出机杼。

作为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刘平勇始终将关注和揭示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悲欢离合为己任，并以饱蘸深情的笔墨进行艺术的呈现。在《苍生》这部作品中，每一篇小说都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和指向，每一篇小说关注和揭示的侧重点均有所不同。可以说，《苍生》的关注点涉及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令人忧愤的人生悲剧，也有闪烁着人性温暖的悲喜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小的营盘村，就是一个小社会，就是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营盘村发生的这些故事，在

其他地方都有可能发生。“这些故事牵扯着个人的、群体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人性的方方面面的碰撞、阵痛、撕扯、无奈和新生。这里的山水草木、沙石瓦砾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在奔腾的时代洪流里，映射出百年来剧烈变化的社会景象以及农村面临的转型局面和人心走向。”刘平勇在《苍生·自序》中这样写道。因此，读《苍生》，就是读中国农村的一部百年变迁史，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和浓重的沧桑感。

《苍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每一篇小说的情节都起伏跌宕，人物命运曲折多舛，读后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刘平勇来自农村底层，系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他教过书，当过村民委员会主任、小报记者、公务员等，可以说刘平勇是当代农村社会变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书中的诸多故事就发生在他的身边，为他所耳闻目睹，故事中的各色人物，可能就是他的三亲六戚。刘平勇是一个生活的有心人，“营盘村”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可能在他心里发酵为一篇小说。他说，“营盘村”的故事永远都写不完。

每一个有良知和担当的作家，大抵都会不约而同地将笔触转向社会底层，揭示命运风暴中的小人物的命运，反映他们的疾苦，传达他们的心声。刘平勇正是这样的作家之一。

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强调说，文学能够让人意识到自己缺失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

以文学的方式反映社会矛盾，揭露所谓社会的“阴暗面”，是一个作家起码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譬如医生救死扶伤，给患者施行手术，以期祛除病灶，挽救病人的生命，病人不可能因为手术导致的疼痛而讳疾忌医，对医生提起诉讼或打击报复，甚至把医院给拆了。

是否可以这样说，作家就是人类灵魂的“医生”？他们用那三只犀利的慧眼，发

现并揭示社会和人性“病灶”，以期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也许这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刘平勇耗费了3年多的时间，创作了这部《苍生》，塑造了20余个底层小人物形象，20个主角，20种人生况味。“小说以多重的、独特的叙述方式，展开了不同层面的故事情节，从个体到社会，从现实到虚构，从历史到现代，呈现了一个丰富的时代图景，逼真而残酷地展示了人生的困境以及奋斗的艰辛，对人性、对生命、对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拷问。”体现出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

小说总是通过讲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来达到创作目的。一篇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典型环境的成功营造和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二者水乳交融，从思想上、精神上和情感上对读者产生润物无声的影响。《苍生》在这方面无疑是较为成功和出彩的，且具有极强的代入感。《父亲》是《苍生》的开篇之作。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我”的父亲刘大顺20岁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随之遭受一系列非人的折磨，九死一生。后来在平津战役中跟随其所在部队起义，“父亲”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打了不少仗，最后负伤复员回家，娶妻生子。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白手起家，因此，“父亲”养成了节俭到极点的生活习惯。书中对“父亲”刘大顺节俭，甚至是吝啬的细腻描写，与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些入木三分的细节描写令人捧腹之余，又忍不住潸然泪下。且看这段细节描写：

——父亲坐在门口吃饭，忽然看见一只狗在院子的一角拉屎，父亲的脸上一下子布满了笑容。父亲放下碗，顺手抓过一把草或者瓜叶豆叶之类的东西，把那一截一截的狗屎一一捡起，丢在厕所里作肥料。这些精彩的细节刻画，无疑得益于作者对生活、对人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及精妙幽默的描写。有了这些坚实的支撑，故事

情节得以有力推进，人物形象在读者心中顿时鲜活起来，如在眼前，经久难忘。

其他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也颇为成功。从《牲口》这篇小说可以看出，作者对“牲口”这个人物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和悲悯。“牲口”长得壮硕，有热情，有担当，为了疏通洪水保住生产队的秧苗差点丢了性命，为了爱情，像牲口一样付出了卑微的一生，最终却因老婆背叛出轨而精神失常，令人扼腕叹息。

在《平民》这篇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渴望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摆脱贫困、过上美好生活的底层农民形象。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美好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平民不得不改变思路，寻求其他成功的捷径，于是平民想方设法地找到了在城里“做官”的同乡——“我”。“我”收了平民自酿的酒，听了平民的倾诉和远大理想，激起了同情心，帮助其“乱”（疏通）关系，办理相关证照。平民杀猪宰羊，大宴宾客，一为感谢，二为自己壮威，给自己脸上贴金，以期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走上成功的捷径。但命运并不垂青于他，而是让他厄运连连，酒厂倒闭，养的猪全部死光，并因此背负巨额债务，导致妻离子散，最终因杀人而锒铛入狱，可悲可叹。

《苍生》是该书的重点篇目和压轴作品。作品用赞赏的笔调、多样化的创作手法，成功塑造了顾正实这个正面典型人物。从人物名字的设置便可看出作者的倾向性。顾正实，即顾家、正派、实在。顾家，无论工作多忙，他都不忘关心老婆孩子，甚至委曲求全、想尽办法维护家庭的和谐；正派，在工作中从不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总是惦记“挂包”群众的冷暖，有求必应，随叫随到；实在，他在扶贫工作中务实不务虚，一心扑在工作上，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想尽办法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此外，顾正实还充分听取和采纳其他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采取新颖独特的方法，帮助老年“搬迁户”解决“找不到家”的

问题，受到群众的好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等等。

《苍生》通过一个个或离奇曲折，或动人心弦，或感人肺腑的故事，塑造了一系列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从而夯实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基础，作品质量得以提升。

创作手法多样化，增强了作品的丰富性。一是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譬如在《父亲》这篇小说中，作者截取了“父亲”的几个人生阶段，择其要而加以展开，有效避免了作品的冗长和琐碎，让读者从“父亲”的几个人生阶段，窥探到不同时代“父亲”的不同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

二是诗化语言的浸润，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刘平勇不是诗人，但他的小说语言时时处处闪烁着诗意的光芒。语言的诗意与灵动，大大提升了作品的张力和可读性。如《父亲》中的景物描写：“那天早晨，所有的植物都像新生的婴儿一样，嗷嗷待哺地仰着粉嫩的小脸，等待着乳汁一般的春雨降临。”这样灵动可感的句子比比皆是，读来清新可人，平添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三是作品的整体构思颇有新意。用20篇以“营盘村”为背景的小说，多视角、多线索推进，全方位展现中国农村的百年变迁史，深刻揭示底层人物的生存图景，起到了一石二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四是以第三视角呈现、自我“暴露”、心理刻画、氛围烘托等方式立体化塑造人物，使得人物形象丰满鲜活，有效避免了人物脸谱化、扁平化、平庸化等弊端，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减轻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疲劳。

刘平勇是一个勤奋而有才华的作家，相信他在往后的时间里，会不断审视自身的创作，扬长避短，避免惯性写作，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文学作品来。

推荐一本好书

农民父亲的诗歌

一剑惊鸿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从来写不成什么诗歌，连一份规范的合同和协议也写不好，只能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但我认为我的父亲最会写诗。他用老黄牛一般的质朴和坚韧，以大地为卷、汗水为墨，为一家人书写了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挺拔的玉米、金黄的稻谷、摇曳的麦子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一行行、一列列地生长着，那是父亲日夜操劳，为我们在大地上种下的一首最精致的诗行。一阵风吹来，庄稼们发出整齐而富有生命的韵律，仿佛是父亲对平凡生活的朴素颂歌。

在父亲的年轮里，四季如诗。当春天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天边泛起温柔的蓝调，父亲踏着晶莹的露珠，步入他深爱的土地。他弯下腰，双手轻柔地触摸着每一寸土壤，仿佛在与它们进行着一场古老而深沉的对话。他一次次挥动双手，一条笔直田埂在晨光中悄然成形，如同大地的脉络，彰显出父亲对这片土地的深情。那一刻，我仿佛能听见大地在低语，那是对生命最崇高的赞歌，也是父亲心中最纯粹的诗意。夏日，阳光炽热，当稻谷在烈日下泛着金黄的光泽，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农作物交织的芬芳，父亲穿梭在稻浪之间，汗水沿着他饱经风霜的脸庞滑落，滴入他深深热爱的土地。虫鸣鸟叫，与远处山间的风声和潺潺的溪流交织成一首悠扬的夏日序曲，那是父亲心中

最动听的旋律。秋风送爽，当田野披上金色的盛装，父亲站在田埂上，望着一片丰收的景象，眼中闪烁着满足的光芒。收割的镰刀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每一次挥动都伴随着稻谷倒下的声音，那是大地对勤劳者的最高奖赏，也是父亲心中最坚实的信仰。收割完庄稼，上交了公余粮，父亲又带着我们一家家地去偿还债务，尽管剩余的粮食已不多，但一家人总算可以松了一口气了。寒冬腊月的夜晚，一家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其乐融融地围坐在炉火旁，品尝着劳动果实，特别温馨，倍感日子温暖而明亮，那是父亲用汗水为我们书写的最动人的抒情诗。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利用农闲时间，到离家3公里左右的一家煤窑去挖煤。每到饭点，母亲就让我给父亲送饭去。我等候在煤窑门口，看见煤洞漆黑如幽冥，呈现出一种玄幻的诗意。用灌木铺设的简易轨道，一节连着一节，由外及里，延伸进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黑洞。当看到父亲弯着身子，用力地拽着枕木，喘着粗气，流着大汗，呼哧着一串“嗨着嗨着”的号子，拉着一船150公斤左右的煤块，艰难地从漆黑的煤洞里爬出来时，我真实而清晰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在我喊出“爸爸”的时候，我看见父亲抬起头，轻声说道：“大娃来了。”他的目光明亮而温暖，如诗般深远。就在那一瞬间，我读懂了父亲，我的农民父亲啊，用默无声息的坚韧去对抗生活的艰辛，为我们写出了这世界

上最好的励志诗！

我刚上初中一年级的那年，书杂费陡然增加许多。3个弟妹也上学了，家里困难得实在没有办法。经亲戚介绍，父亲决定离家去外省打工。父亲向亲戚东拼西凑借了路费，带着几个煮熟的鸡蛋就坐上了去向远方的长途班车。离别时，父亲在车窗里不断地向我们挥手，然后转过头，用衣袖抹了两下眼睛。我们知道，那是父亲在擦去眼泪。我带着弟妹，跟着班车跑了好远好远，直到班车在村庄转弯的地方消失。我们对着班车消失的地方，哭了很久很久。我那时候就想，一定要努力奋斗，日子富足了，一家人才不会分离。父亲外出打工以后，我们就认真地数着日子，等候每个月父亲结账那天的到来，盼望着父亲尽快从远方打来汇款，也等候着春节父亲能回来和我们一起团聚。有一次，父亲连续两个月没有打来汇款，也没有写信来告知任何情况。那时候没有手机，平常联系都通过写信，一家人急得焦头烂额。我们读书的笔墨纸张又需要买了，庄稼在田地里等着买肥料去施，隔三岔五就有催债的人堵在家门口，母亲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把两头半大的架子猪抵卖给亲戚。我还记得，那天天刚蒙蒙亮，亲戚就蹲守在猪圈旁，给我们两个选择，要么现场脚不离地立即还清差欠的借款，要么立即让猪空着肚子上秤。母亲流着眼泪，眼睁睁地看着猪被亲戚背走了，人

情冷暖的真相在那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又过了一个月，父亲终于来信了，说老板连续克扣工钱，每个月都不准休息，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一天只能吃到一顿饱饭，不听从安排的还要被看守的工头体罚。信笺上有很多斑点，我猜测那是爸爸的汗渍或是泪痕，一家人忍不住哭成了一团。随后收到父亲的汇款，一家人3个月来终于吃上了一顿肉。然而，就是这次外出在石场打工的经历，给父亲留下了矜病的后遗症。从那时候起，我明白了，对于普通人而言，生存不仅是一首艰难无比的生活之歌，更是一首残酷无情的现实主义之诗。

再回首，我看见一条弯弯曲曲的来路，如同父亲用脚步踏出的诗行，带着我们一步步走到了现在光明的日子。今天，我坐在昭通中心城市最好的小区住宅的阳台摇椅上，望着远方，回想往事，反刍着父亲那一首首无形的诗歌。那一首首诗歌如同一笔笔无形的财富，是无声的教诲，蕴含着永恒的爱，激励我不怕任何挫折困难，勇往直前。在人心依然浮躁的年代，沉默的文字或许苍白无力，但我还是要写下这些文字，用于唤醒我那颗父亲用粮食和汗水喂养出来的心，确保任何时候都不麻木，灵魂始终保持一首诗的样子。现在，我已为人父，该轮到我为我的孩子写诗了，我当像父亲当年那样，勇敢地走出一条如诗的路来，书写出属于自己的诗篇。

